



武夷散记

□王宏图

当四周翠绿色的山峦扑入眼帘,我方才意识到已到了武夷山。14年前曾经此地,从上海坐着中巴车,一路颠簸,途中耗费整整7小时。当年只住了一个晚上,游玩了一个上午,至今脑中只留下几幅疏淡的画面:溪流从山峰间奔涌而过,人站在岸边,将秀美轻柔的景色尽收眼底。和十余年前一样,天穹上飘着大片厚薄不均的云絮,遮挡、筛选着原本酷烈的阳光。

到了旅舍,拉开帘子,世外桃源般的风景镶嵌在窗框内。一个风景名胜地,列入了联合国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名录。这一殊荣全国只有四地享有,除了武夷山外,还有黄山、泰山和峨眉山。

早就过了荷尔蒙满溢的青春岁月,外出旅行早就丧失了抑制不住的好奇感与亢奋感。既来之则安之,万千世界缘起缘灭,能再次涉足这秀美的山水间,已是缘分满满了。

一夜无梦。

一到武夷山,茶是最吸人眼球的话题。举目望去,大街小巷满是茶楼茶室茶店,空气中仿佛也飘浮着诱人的茶香。武夷山的茶属于岩茶,茶树生长在岩缝间,它兼有绿茶之清香与红茶之甘醇。而最为世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大红袍。由张艺谋导演的《印象大红袍》山水茶景演出堪称一幕宏大的沉浸式体验的盛典,让人想起他主创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宏大绚丽的场景。这次他让众多观众围坐在一个360度旋转的硕大平台上,用浓艳的技法演绎了武夷大红袍的传奇。

我由于胃酸少,对茶一向敬而远之。好多年前,我坐着开会,一边啜饮着杯里的绿茶,会议还未结束,胃部便泛起一阵酸胀。还有一次参加聚会,主人在餐前为我泡了杯台湾高山茶,我喝了一小杯。没想到饭局刚刚中场,肚子竟疼痛起来。虽然我也尝过大红袍,但一开始还是以狐疑的目光打量着它。

一小盅茶水摆在眼前,水面呈深橙黄色。一口下去,倍觉醇香。不知不觉间已见盅底,但担忧的事并没有发生:胃部依旧风平

浪静。随后便有了第二盅、第三盅。在观看《印象大红袍》演出时,临近闭幕,数个演员步入观众席,向大家敬茶。我因坐在走道边,幸运地喝了一杯。已记不清那天喝下了多少杯,它并不是全然平和到没有一点脾气,微带刺激,但并不对脾胃形成碾压。它让人在微醺间悠然起来。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茶无论多么醇香诱人,和酒、咖啡相比,它显得太平和温雅了一点。它不像酒能在饮者的血液中沸腾激荡,燃起熊熊的烈焰,松软其平日清醒时分紧绷的神经,瓦解其恪守不移的理性,让他们投入忘情的陶醉之中,甚至做出匪夷所思的行径,仿佛鬼怪附身。尽管饮酒成癖,于人于己都有害,但它还是魅力四射,让人欲罢不能。

而咖啡曾有“魔鬼饮料”之誉,它能使人短时间内走出困倦,一时精气神满满,好似体内蛰伏的潜能被源源不断地唤醒。它是大脑的兴奋来源,提升人脑的能量与运转速度,是人们应对升学考试时屡试不爽的灵药。一些作家也酷爱咖啡,据称18世纪法国思想家、作家伏尔泰一天要喝上40杯咖啡,而19世纪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正是依仗喝下的数万杯咖啡,才完成了由近百部长短不一的作品组成的宏大的《人间喜剧》。

茶也有醒脑提神作用,但就其效力与强度,则远不能与咖啡媲美。它并不热烈浪漫,似乎只是给你温柔的叩敲,像流过的潺潺溪水,决然不会掀起惊涛骇浪。和普通中国人的性情相吻合,它也蕴含着中庸之道,不逾矩为上。

武夷山旅游的一大亮点便是坐上竹筏在山谷中蜿蜒盘绕的九曲溪上漂游。这条溪流源自武夷山保护区中的黄岗山,据称它是华东地区海拔最高的山峰。乘筏穿行在澄碧清流的溪水间,费时约一个半小时。人坐在筏面上的椅子上,静静地观赏四周围的峰峦山石,它们倒映在水面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一个坐在前排的女孩几乎一刻不

停地举着自拍杆,将自己的美颜映现在“移舟换景”的山水长卷中。除了让人凝神屏息的美景外,最有趣的莫过于能说会道的筏工了。像脱口成章的相声演员,他们就地取材,在介绍两岸的景物时谈古说今,其间少不了插科打诨,充满了民间的智慧与活力,和抖音小红书中登顶的短视频有得一拼。他们所受教育不多,却能即发挥,对眼前的一景一物滔滔不绝说上几句,而其直率天真的风格更是让人发出会心的微笑。此时此刻,在不时爆出的欢声笑语中,平日的烦恼似乎也一扫而光,我真正体味到了王维《桃源行》的真意:“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上遥望空云山。”

离旅馆不远,便是流经城区的崇阳溪。沿着溪岸,当地政府修建了长达5公里多的步行道,途中还有茶艺馆等设施。早餐后,天空飘落下若有若无的细雨,我在溪边悠然散步。三三两两的行人,忙于打扫落叶的清洁工,他们间或站在树下,互相闲聊上几句。微风吹过香樟、水松、红豆杉,水面上浮起一抹抹墨绿的倒影;忽而有鸥鸟扑腾飞过,隐没在远处的绿丛中。

的确,要放下尘世间的众多羁绊,委实不易。但游走在青山绿水间,暂时抛却毛毛虫般抓挠不已的烦扰,荡涤污垢,心平如镜。如果这样,虽不能自夸修成了大功大德,也算沉浸于“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种无为而无不为的境地了。

这自然不会是所有人的选择。很多人不安于这种低强度、低能耗的生活,他们渴望陶醉,渴望燃烧,宁可千金买醉,不愿让生命如此静静地流逝。他们孜孜向往“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爽利——何等的豪迈。这还不够,有人更希冀臻于狂癫的境地,“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和恬静的忘我虽不同,但也是一种忘我,陶醉得忘我。

一旦睁开双眼,幻象荡尽。世界依旧,我身依旧。



雨的意象(组诗)

□南野

每一滴雨都在寻找原来的风景

从一排排破碎的浪花抽出来
从叶脉伤口延伸的末端抽出来
从花朵枯萎的节点抽出来
从父亲远行那不舍的视线抽出来
从轮椅上
打印在母亲额里的沟壑抽出来
向陌生的区域漂移

这是另一个人间
念想重复着被格式化
一部分格式成吉祥的彩云
一部分格式成悠悠白云
一部分格式成欲坠的雨
就像我们,要被格式化很多次

这是消失和重生的轮回
抵达一个高度,千回百转
跌落另一个空间
“啪”地成了碎片

没有震耳欲聋
也是生命敲击大地的声音
驱开来时的风景

午夜秋雨

我携带星斗和蓝天
在桂花树下,和你
说城市的枝杈摇曳的霓虹
说村庄最后余留的炊烟
说一块石头是不是落在地上

梦境是最好的溯源途径
即便远方,也可以很近
即便不再见,还是遇见了

一阵秋雨
从星星闪烁的地方掉下来
拍打细瘦的河流
拍打旅行在岸的叶子

拍打窗玻璃晃动的心事
宁静的夜有了撞击的声音
你远去的裙摆
潮湿如初

只有午夜这场秋雨
敲疼了石头,才是真实的

鱼,汤色乳白,肉质鲜香,至今念起仍垂涎不已。

闻北菜已悄然走出山城,遍布各地。唯有我亲手复刻时,总缺了那份地道的风味。这缺失,成了我的遗憾,却也成了我最珍贵的念想。

在回望中与自己重逢

那几年,“考亭文苑网”是我精神的栖息地。藉由它,我将十三万字的《闽北十七年》陆续发表,记录了我从农耕、求学至从教的生命历程。这一切的源头,是后井大队部旁的一口老井——“井水清澈,水草碧绿,终年不绝”,它蕴藏着无尽的遐思,触动了我书写的笔端。

在网站上,我结识了“闲云”“羽公”等文友,感受到建阳活跃的文化气息。与“闲云”先生三十分钟的短暂会面,如旧友重逢,获赠其作《潭溪钓韵》,堪称君子之交。通过“羽公”,我寻访了“书林楼”,与楼主李家钦先生晤面。而作家王宏甲先生的留言,更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他说:“山区的课堂不大,你的学识、思路与情感却很广阔。”

1978年5月,我站在麻阳溪边,遥望考亭书院遗址,心中满怀一个时代的悲欣。2022年秋,我再次登临玉枕山,回望八百年风雨,对朱子文化的传承有了更深的感悟。

这些零散的片段,拼凑出一个异乡人对闽北的眷恋。建盞、美食、文字,都是时光的注脚,记录着一方水土的温情与坚韧。而我,在不断地回望中,终于与曾经的自己重逢。

(作者1976年7月插队建阳后井村,曾任中学教师,退休后定居福州。)



在回望中与自己重逢

□陈柏训

建盞的记忆

最早唤起我对建阳思念的,是一只不起眼的仿制建盞。它高7厘米,口径11.7厘米,深褐釉面中散落着大小不一的胞泡,质朴无华,曾被我束之高阁多年。

与建盞的缘分,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那时,我是后井大队的插队知青。次年春夏之交,省博物馆的考古专家和厦门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们对于后井西边一里多的芦花坪建盞窑址(即今龙窑所在地)再次进行考古发掘。他们的工作,主要是考察建盞的构造,探究遗址的规模,收集尚存的建盞及残片……

窑址坐落在后井境内,当时,大队指派我和其他两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回乡知青协助他们。

文物发掘考古,于我而言,闻所未闻。芦花坪窑址给我的印象,就是瓦砾一片,乱石堆积。至于建盞,也只是偶见农户家中的一二珍藏,以及可以经久盛放食物的传说。幸运的是,四十多天里,领队叶文程先生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与文明的窗,让我初次领略到建盞背后的文化厚重。

时移世易,谁能想到,几十年后建盞竟成为一方产业的重要支柱?一位后井故人,三十八年后重逢,紧握我的手,眼中闪烁着干练与热情。他说,建盞成就了他在上海的事业。人生如棋,成败往往系于对机遇的把握。

再访建阳,水吉,我被遍地开花的建盞工坊所震撼。七贤广场的建盞一条街,店铺林立,盞品琳琅,游客如织。

这些年,建盞也以各种温情的方式重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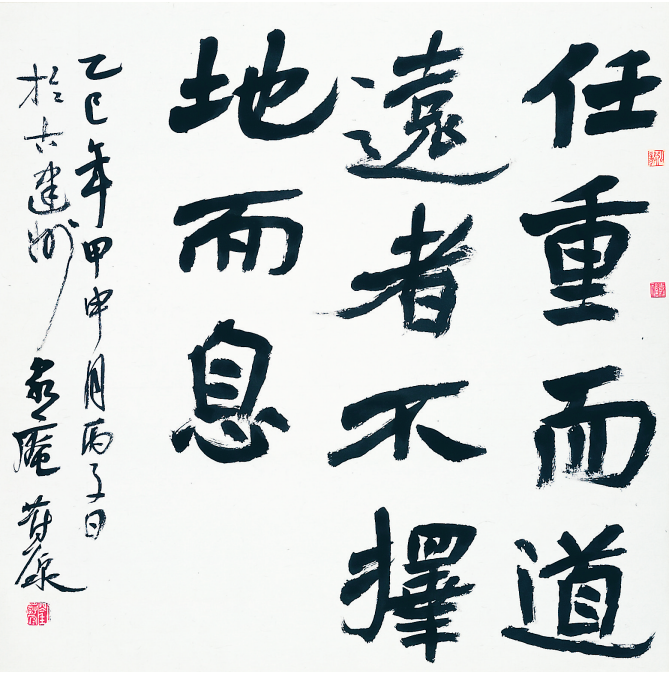
爱廉说

学习廉语



“任重而道远者,不择地而息。”中共十八大以来,我们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顶层设计,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一共推出1600多项改革方案,其中许多是事关全局、前所未有的重大改革,如市场体制改革、宏观调控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改革、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监察体制改革、国防和军队改革等。每逢重要场合,我都要谈改革、谈开放,强调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把改革进行到底。

——2018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的讲话。



『任重而道远者,不择地而息。』(书法)

刘蔚原作

用辛勤劳动 唱响我们的时代主旋律

